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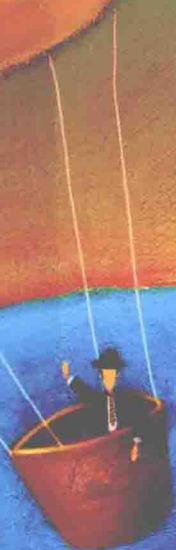
怪医杜利特

Doctor Dolittle
and the secret lake adventures

杜利特医生与神秘的湖

(美) 休·洛夫廷 著

(01)





Doctor Dolittle
and the secret lake adventures

杜利特医生与神秘的湖

(美) 休·洛夫廷 著

(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利特医生与神秘的湖 / (美) 洛夫廷著 ; 张健译

.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 11

(怪医杜利特)

书名原文: Doctor Dolittle and the secret lake

ISBN 978-7-5534-5942-4

I. I. ①杜… II. ①洛… ②张… III. ①童话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6952 号

杜利特医生与神秘的湖

著 者 (美) 洛夫廷

责任编辑 崔文辉 张晓华

封面设计 雅思雅特

开 本 155 mm × 230 mm 1/16

印 张 11.5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 15 - 18 栋底商 A222 号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 - 63109269
发行部:010 - 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hanyue.com>

邮 箱 jl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圣夫亚美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5942-4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1. 长寿瓜的种子	1	10. 笔记丢失之谜	23
2. 王子与爱尔兰赛犬	3	11. “齐普塞街”返回伦敦	25
3. “齐普塞街”的来访	8	12. 与老波利的赌约	27
4. 医生失踪了	10	13. 晚餐故事讲堂	28
5. 梦想的终结	12	14. 风暴归来者	30
6. 我的一个新计划	15	15. 抢救“齐普塞街”	32
7. 回忆神秘湖之旅	17	16. 生命的奇迹	35
8. 消失的笔记本	19	17. “齐普塞街”夫妇历险记	37
9. 小白白资料员	21	18. 重返神秘湖	39

第二章

1. 准备远航	44	9. 神秘的鳄鱼	63
2. 出发	46	10. 先头部队	65
3. 海上的时光	49	11. 来到大南湾	68
4. 海燕的陪伴	51	12. 吉姆与鳄鱼大军	70
5. 受到欢迎	54	13. 最后的行程	73
6. 宴会	56	14. 神秘城郭	75
7. 丛林侦察兵	59	15. 海龟岛上	78
8. 投宿小村庄	62	16. 雷声	80

第三章

1. 协助过河	84	10. 海底下的酒	108
2. 乌龟城	86	11. 紧急抢救	110
3. 遇上大洪水	88	12. 诞生一个新的世界	112
4. 大象唱歌	93	13. 产生一种新的语言	113
5. 焰火	94	14. 母虎	116
6. 诺亚方舟与巨浪	97	15. 渡鸦的历险	119
7. 漂来的大树	101	16. 海鸟	123
8. 救人的方法	104	17. 吃草的动物朋友	125
9. 巧遇小喳喳	105		

第四章

1. 动物成为主人	129	10. 开始造船	151
2. 食肉动物的造反	132	11. 寂静的海岛	153
3. 大逃亡	134	12. 登陆美洲	156
4. 大象王国灭亡	136	13. 探查新的世界	157
5. 巧遇老友	138	14. 农场	160
6. 琼甘尼卡湖的由来	142	15. 到达神秘湖	163
7. 死亡森林	144	16. 珍宝地窖	167
8. 再一次死里逃生	147	17. 世界皇冠	169
9. 终于到了海边	149		



第一章

1. 长寿瓜的种子

这一天的早上九点，我正坐在杜利特医生家里的办公桌前写东西。

老鹦鹉波利尼西亚蹲在窗口，面朝着外面的大花园，一边哼着它最拿手的挪威水手歌，一边看着树枝在风中摇摆。突然，歌声一下子被切断了。

“汤米！”它转过头对我说，“那个游手好闲的马修·麦格又进咱们院子了。”

“噢，真是太好了！”我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开心地喊道，“我这就给他开门去，卖猫粮的可是有段日子没来串门了。”

“我想他肯定又是犯了什么事，刚从监狱里出来的，”老波利嘀咕着说，“这个好吃懒做的家伙，没准儿又去詹金斯老爷的庄园里偷了兔子或者野鸡，被人逮了个正着！唉，我到厨房找点喝的去。”

我赶紧跑去前院打开了门，马修·麦格笑呵呵地在台阶上站着。

“亲爱的汤米·斯塔宾斯！”他叫道，“我不得不说，现在我每见你一面，你都会长高一英尺啊。”

“是因为你太长时间没来了，马修，”我说，“快进来吧，真高兴能见到你。”

“谢谢，汤米。但愿不会打扰到你的工作。”

“当然不会了，杜利特看见你来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你先去我书房坐会儿，我去告诉他你来了。”

“啧啧，你的书房！”马修跟着我一边穿过过道，一边惊讶地感叹道，“你现在都有自己的专属办公室啦！”

“这个嘛，”我不好意思地说，“其实就是杜利特之前的候诊室，他把它改造成了办公室给我用。这样他工作的时候就能清清静静地一个人待着，多写点书。”我打开连接门厅和我办公室的门，对马修说：“就是它了，你觉得怎么样？”卖猫粮的走进来，倒抽了一口气，赞叹道：“天啊，汤米！这间书房实在是太雅致了，像是一位大学问家的办公室呢！它居然是你专用的！啧啧，你一定觉得自己都是大人了吧，真是个好福气的孩子啊！”

“是的，”我说，“马修，我是个幸运儿。”



“我敢打赌，你的爸爸妈妈肯定为此骄傲不已！你小小年纪，就当上了伟大的博物学家约翰·杜利特的助手！没有老师拿着教鞭天天追在你屁股后面让你交家庭作业，全凭着自己的兴趣就能学到这么多知识，现在还有自己的办公室、写字台、墨水瓶，有这么多书，还有显微镜……几乎什么都有了！让我猜猜，你的鸟言兽语肯定已经和杜利特说得一样好了吧！”

“啊，不不……”我哈哈大笑起来，“我怎么可能跟杜利特比。我想他会是这个世界上空前绝后的大博物学家！对了，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你来了，他一定也正想见你，马修。”

“噢，不用着急，汤米。先别去打扰他了，如果你不忙的话，我想先跟你说说事情，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马修，”我说，“咱们坐下说吧。”我关上房门，卖猫粮的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放心吧，”我说，“这里暂时不会有人打扰我们的。马修，你想对我说什么呢？”马修回头望望确定没人后，把身体探了过来。“这个……”他像是怕被人偷听似的，压低了嗓门对我说，结果刚一开口，他又哈哈大笑起来，“真是太有趣了，一说到你和杜利特去月球的事情，我总是忍不住要悄悄地说——这都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你知道，要是被新闻记者听到了风声，他们肯定会对此事穷追不舍的。”

“你说得很对，”我说，“他们一定会调查到底的。”

“汤米，你还记得上次我来拜访你们的时候，杜利特正忙着研究你们从月球上带回来的瓜种吗？就是那种吃了会使人长寿的瓜。”

“记得呢，马修，他还在做这件事情。”

“哦，这正是我想要跟你打听的。他的研究工作进展得怎么样了？我觉得这真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啊！”

“不太清楚……虽然我竭尽所能帮他的忙，但是马修，杜利特已经开始有点儿泄气了。这里的气候和月球上的实在太不一样了，尽管我们已经在温室里努力模仿月球上的气候，但是到目前为止，事情仍旧没有太大的起色。你也是非常了解杜利特的，他从不抱怨遇到的困难，但我还是很担心他会放弃。老波利也跟我想的一样。”卖猫粮的听完，轻轻地摇了摇头。

“汤米，如果老波利也觉得杜利特在这件事情上感到沮丧，那么应该就八九不离十了。你觉得杜利特下一步会打算怎么做呢？”

“很难说，马修。我从不询问他的计划，他不喜欢被人催促着做事情。他现在最关心的是，是否能够像在月球上一样，将生命延长。他必须创造出足够的时间，让自己能够在地球上做完所有他想要做的事情，而不总是急急忙忙的。”

“你觉得他会再次出发去远航吗？”马修问。



“不知道。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杜利特在去旅行前，一定会跟我们说的。”

“他已经很久没有出过远门了。让我想想，距离他上一次去旅行……”

“已经很久了，”我回答，“我还是先去找他找来吧。你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我想这时候杜利特一定在他的书房里——每天早上，他都待在书房里。可是今天，他居然不在家。于是我去找老波利，我想它肯定知道杜利特在哪儿；但是老波利也不见了。我猜想他俩可能是一同出去散步了。

我回到办公室，告诉卖猫粮的杜利特暂时不在。他也没来得及等杜利特回来，就先告辞了。他说他在帕杜尔拜镇还有点事情要办，今天晚些时候他会再过来。

于是我把他送出了门，回到屋里继续干活儿。

这个有趣的老马修，他总是希望有朝一日杜利特也能带着他一同去旅行。他渴望去看看这大千世界，渴望去远方探险。不过老波利总是说，他肯定是因为做了什么坏事，为了躲避警察才想跑得远远的。

2. 王子与爱尔兰赛犬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杜利特的家里和园子里忙着各种各样的事情，生活很是充实。老马修总说我是个好福气的幸运儿，没有任何一个小孩会像我一样，忙碌着大人做的事情，也不会像我一样快乐。几乎没有有人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光时，能比我——帕杜尔拜镇的汤米·斯塔宾斯——更丰富多彩了！成为伟大的杜利特的助手，不仅让我学会了读书写字，还让我受到了更多极好的教育。最难得可贵的是，这一切对一个孩子来说极富乐趣，充满了刺激与挑战。我的所见所闻、所学所感，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长大之后才能经历到的。像天文学、航海学、地质学、医学、农学……所有我能涉猎的学科，都让我兴趣盎然！在我所接受的教育里，最与众不同的是我能学习到动物的语言——这与普通孩子简直太不一样了！正是因为我学会了鸟言兽语，所以才能用独特的方式学到别人绞尽脑汁也学不到的知识。杜利特本人也同样如此，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我，如果不是老波利在多年前教会了他鹦鹉的语言，现在他所能掌握到的自然科学知识，肯定连如今的四分之一都达不到。

每当我听见他这么说，都会回答：“你说的没错。不过也正是因为你会说动物的语言，所以才能更好地给它们看病。动物也是非常感谢你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也会觉得通晓动物的语言并不总是一件好事。那些生了病或有了麻烦的动物——从田间到地头无所不在——总是不断地上门来找



杜利特，这花费了我们大量的精力。即便如此，杜利特也从未拒绝过它们。

除了看病，我们还会帮动物们处理许多别的事情，其中不乏稀奇古怪者。有一天早上，我刚回到办公室，就看见小狗吉格已经在那儿等我了。它还带来了一位它的朋友。

吉格的朋友是一只爱尔兰猎犬，名字叫做王子。我觉得真是狗如其名啊！它可是我所见过的最风度翩翩、气质高贵的狗了。好几个月前吉格就带它来到这里，想让它加入杜利特创办的“杂种狗之家”俱乐部。可是它明摆着不是一只杂种狗呀，非但不是，它还是一只曾经在狗展会上获奖的明星狗，佩戴着标志冠军身份的蓝缎带呢。杜利特怀疑它是从哪位富豪家里偷溜出来的，但是吉格和王子从不告诉别人它来自何方。它俩一个劲儿地跟杜利特求情，希望能加入“杂种狗之家”，这个俱乐部就设在动物园深处的围场里。

杜利特当然愿意啦！但是根据这个俱乐部的规则，王子想要成为“杂种狗之家”的成员，必须获得“杂种狗委员会”的一致认同。令我大跌眼镜的是，这个委员会一开始居然不想收留这位可怜的王子。

要知道，这个俱乐部里所有的狗都是杂种狗，它们不想让一只血统高贵的狗加入进来。吉格对此发了大脾气，甚至计划要和“杂种狗委员会”的家伙们大干一仗，我不得不在半夜里爬起来阻止它们的打斗。

于是还没撑到天亮，委员会的成员们就做出了让步。这只漂亮的爱尔兰猎犬成为了俱乐部的一员，留在了动物园里。之后的一段时间风平浪静。今天早上我看见它俩又出现在办公室，就预感到一定出了什么事情。我在王子骄傲、善良的脸上看见了之前从未有过的愁容，而吉格看上去也忿忿不平、很伤心的样子。吉格先跟我说话了。

大家必须要知道，我和动物之间的对话，不仅仅局限于跟人说话时的动动嘴皮子。与动物对话的方式非常奇特，它不仅仅是用嘴说，还会手脚并用。比如说跟狗说话，如果它想让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或者它想做什么，就会摇摇自己的尾巴，或者抽动几下鼻子，发出很沉重的呼吸声等。当然了，我和杜利特都没有尾巴可以摇晃，于是我们就用上衣的下摆来替代尾巴。狗是一种聪明的动物，它们看见你摇晃衣服的下摆，就知道你在说什么了。

杜利特在很早以前就学会了狗的语言，他比我学得好很多，不过我也能应付日常的交流。在说着一口流利英语的老波利给我上过语言课后，吉格也认真地教了我一段时间狗的语言，所以我还是能和狗顺利交谈的，即使它是一只俄罗斯的雪橇狗。

“事情是这样的，汤米，”吉格说，“王子不打算继续留在这儿了，它



想离开。”

“要走！”我大吃一惊地说，“为什么呢，它在“杂种狗之家”待得不愉快吗？”吉格好像很不情愿讲明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它满身不自在地摆弄着前爪，最后它说：“也不是……汤米，不是这么回事。不过，呃……它吧……这个……”说到这儿，吉格突然不耐烦地把头转向王子，很凶地说，“你自己跟他说吧，我又不是传声筒，为什么所有事情都要我替你说呢？”王子原本一直望着窗外的花园，这时候它调转了头，磨蹭着腿，接下话茬。“是这样的，汤米，我……呃……还有吉格一起来找你，是不想跟杜利特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想伤害这位大好人的心。我在这个俱乐部待得非常快活，这是我这辈子最自由的时光，比之前任何地方都好，但是……”王子一下收住了口，又朝花园里望了望。我开始担心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这件事，上午就快要过去了，我还有好多工作没有完成呢。不知道它到底遇见了什么麻烦事，说得如此吞吞吐吐。

“说吧，跟我不用难为情！”我说，“既然你在俱乐部待得很开心，那为什么又要离开呢？”王子又沉默了一阵，最后挺了挺胸，小声地对我说：“都是因为那些兔子，汤米。”

“兔子？”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不会告诉我说，是它们把你赶走的吧？”

“正是，就是这些兔子，”王子说，“它们已经闹得我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这怎么可能呢？”我问，“它们只是弱小的兔子。”王子吸了口气，加快了语速向我解释道：“那些兔子们，它们非常无理！汤米，你是知道的，杜利特告诉过我和吉格，不允许我们碰那些兔子，甚至追都不能追。他说在他的家、花园和动物园里，动物们要和睦共处，过和平的日子——连那些住在工具箱里的老鼠也不例外。杜利特真是位大好人啊！可是你再瞧瞧那些兔子，肆无忌惮地在草地上打洞，把好好的地都快给毁掉了。不仅如此，因为有了杜利特的保护，我们这些狗不仅动不了它们一根毫毛，还会反过来被它们耍着玩，而且是变本加厉的！现在我们从草地上路过，它们竟然敢不躲进自己的洞里去了。我只好强迫自己闭上眼睛不看它们小人得志的模样。结果有一天我闭着眼睛穿过花园时，砰的一声撞上了一棵树，把我的头碰得生疼。它们看见我这副模样，居然哈哈地嘲笑起我来。其中有一只叫做“折耳朵”的兔子，还写了一首打油诗来讽刺我。这首诗大概是这样写的：

扭扭捏捏迈动狗腿！

瞧那傻不楞的王子！

走路踮直了脚尖，



瞪着擦身而过的兔子。

想要逮我——下一辈子！

“这真是欺人太甚！汤米，我简直忍无可忍啊！那些住在地洞里的红眼睛家伙们，已经嚣张得忘记自己是兔子了！如果它们有手，肯定会用大拇指冲着我刮鼻子。我——‘烈焰’的嫡孙，最伟大的猎狗，有史以来最负盛名的爱尔兰猎犬——居然要被一群兔子如此羞辱！我……我无论如何，都必须得走了！”如果你见过狗掉泪的样子，那么就不难想象出此刻的王子还有吉格的可怜模样了。我听了它的讲述，对这群厚脸皮兔子的所作所为真是感到好笑。但是看到眼前这只高傲的良种猎犬被如此伤害了自尊心，我又只好忍住了笑，清了清嗓子说道：“即便如此，王子，你也可以让杜利特跟那只‘折耳朵’好好谈一谈呀？也许它和别的兔子从此以后就不会对你那么放肆了。”

“不用了，汤米，”王子难过地说，“我不想给杜利特造成任何的困扰。再说，作为一只良种猎犬，再在这里待下去，我的鼻子就要毁掉了。空气太潮湿，我已经连兔子和猫的气味都分辨不出来了。离开是我唯一的选择。”

“那离开了我们，你打算上哪儿去呢？”

“关于这个，汤米，”王子说，“这正是我来找你的原因。人们一旦丢了狗，不都会选择登报吗？”

“对，你说的这个叫做‘寻狗启事’。”

“没错，就是它，”王子说，“我想人类就是这么叫的。不过这一次不是登‘寻狗启事’了，而是登一则狗寻找主人的启示。你能帮我这个忙吗？就说有一只良种爱尔兰猎犬要寻找好心人收留。”

“我愿意效劳，王子。不过不知道你理想的主人家是什么样的，它可能还没这里好呢。”

“既然如此，”王子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把我理想的主人家的标准，一并写进启事里呢？”

“哈哈，应该没问题！”我说，“这真是件新鲜事，一只狗将要在报纸上登启事招主人，而不是通常的人们挑选自己想要的狗。”

“他们一定会争着要我的，汤米，”王子说，“我不是自命不凡，但是一只好猎狗能起到的作用我可比任何人都清楚。麻烦你在启事里这样说：这只狗愿意教授小狗成为优秀猎狗的技能。你可能还不知道，有些无知的小狗会在猎人开枪时凑到枪眼跟前，结果让自己的尾巴被打掉。对，就这样写吧，我会给小猎狗上课，教会它们打猎——当然了，前提是能给我一个理想的家和应有的待遇。对了，还有一点很重要：我希望家里没有孩子，我是说，那种很小的孩子。”



“这是为什么呢，王子？”我问，“你不喜欢小孩吗？”

“是的，”王子回答，“尤其是特别小的孩子，大概五六岁以下的。这些小娃娃们总爱坐在地板上逗狗玩。他们真是一点脑子都没有，完全分不清眼前这活蹦乱跳的狗和他们在圣诞节时收到的毛绒狗有何区别。他们总是想把狗的眼睛挖出来对调，如果我们为此冲他们大吼大叫，小娃娃的妈妈们又会对我们吹胡子瞪眼了。噢，对了，还有洗澡时杜绝杀跳蚤肥皂——谢谢！我最讨厌人用这种肥皂给我洗澡了。”看着王子说得有条有理，我强忍着才没笑出来。吉格在一旁认真地听着自己朋友的话，不时还点点头、叫唤两声以示赞同。它虽然没有像王子那样拿过狗展会的冠军奖，但它灵敏的鼻子较之最优秀的猎犬而言，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至今吉格的脖子上都戴着一个纯金打造的项圈，上面还刻着它的名字。那是多年以前它从海上成功救出一名被困的水手后所获得的奖励。当时它就是凭借着敏锐的嗅觉追踪到一座荒岛上才救出了他。

为了不让它们发现我在强忍着笑，我伸手去拿写字桌上的笔和纸，开始认真记下王子的要求。

“真是受不了啊，汤米，”王子接着说，“那些杀跳蚤肥皂都散发着石炭的酸气味，要么就是焦油的气味。它们可能对健康很有帮助，但却是很可怕的气味。如果一只猎犬让自己的毛发上散发出药房般的气味，那它就肯定分不清自己是在追赶野鸡、鹌鹑，还是啤酒桶了。”

“好的，王子，”我说，“我已经把这些话都记录下来了。现在你还有别的要求吗？比方说如果你的新家有猫，你会介意吗？”王子告诉我它不介意，这又让我大吃一惊。事实上，我早就注意到，在杂种狗俱乐部里，只有这只品种纯良的猎犬对杜利特从月球上带回来的猫“阿它”是真正的友好。在整个家里，其他动物都对这只外星猫敬而远之，但我却常常看见气质高贵的王子和阿它在花园里聊天、散步。我时常想，王子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向这只奇怪又孤僻的动物表示友好与同情，因为它居然能鼓足勇气跟随杜利特离开月球，来到这里。

接着我就拟好了这则启事，将它刊登在《帕杜尔拜镇日报》上。我想这在整个新闻广告史上，也算是头一遭了。全文如下：

寻主人启事

现为一只纯种爱尔兰猎犬——“烈焰”的嫡孙——征求一个良好的家庭。狗免费赠送。不能给狗拴链子或者关进笼子，必须保证它全天自由。狗的品性良好，曾三次获得西南部各郡年度狗比赛冠军头衔，它愿意教授小狗成为优秀猎犬的各项本领，帮助捕捉猎物。主人不能使用杀跳蚤肥皂给狗洗澡。家里不能有幼儿。应征者必须是上好的人家，性情



温和。有意者欢迎致函“王子”。

《帕杜尔拜镇日报》转。

3. “齐普塞街”的来访

王子的《寻主人启事》上报后不久，它就找到了一户很好的人家，离开了“杂种狗俱乐部”。不过在它走时与我们约定好了，每个月它都会挑个周末来看望杜利特、吉格和俱乐部的老朋友。

就在它要搬去新家的那天，特地到办公室来感谢我。

“多亏了你，汤米，”它说，“以后我就好过多了。我不想直接去跟杜利特开口，说我想离开俱乐部的事。”事情往往都是这样的。动物们一旦有了什么事情，又不想让杜利特难过，就会来请我帮忙。就在我写完王子启事的那天上午，一只苍头燕雀妈妈来找我，想拜托我替它跟杜利特捎几句话。我叹了口气，推开正在往上写字的笔记本，问这只苍头燕雀又遇上了什么麻烦。

“汤米，是杜利特，”它说，“他一直给我的孩子们喂鸟食，并且就把食物放在鸟窝旁边。”

“这有什么问题吗？”我问。

“是有大问题的，年轻人！”苍头燕雀妈妈微带怒气地说，“我的那些孩子都已经学不会飞翔了！准确地讲，它们就只能飞几英尺高，扑腾着翻过矮树丛，去地上吃现成的鸟食，然后又回到窝里来。孩子的爸爸和我都已经急得要跳脚了。我们家的孩子向来个个都是飞行能手，可是这一窝呢？你看看，它们飞过一个谷仓就不错了。天天吃得肚皮圆鼓鼓的，每一只都胖得像火鸡！它们根本不用去远处觅食，只要等着杜利特来就好了。每天除了吃，就是睡……”我看着眼前这只苍头燕雀妈妈说着说着就要掉眼泪了，就赶紧在它哭出来之前，打断了它的话。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跟杜利特说呢？”我问。

“噢，这可使不得，”它连忙说，“杜利特的心地那么善良，我担心……”

“啊，好吧，”我接着说，“我差点给忘了，我真希望你们会渐渐懂得不要让他成天那么操心。行吧，这事我来跟他说。我现在就去。”不过说实在的，在我自己的活都干不完的时候，碰上动物找上门来，我也觉得有点烦。但仔细一想，我又是感到万分自豪的。动物们一旦遇上了麻烦，之所以会想到找我帮忙，是因为我是除了杜利特之外，唯一懂鸟言兽语的人。

我来到杜利特的书房，发现他不在。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居然看



见了伦敦麻雀“齐普塞街”。它这会儿正一边翻看着书桌上的一本书，一边吃着杜利特昨天晚上留下来的面包屑。

“哎呀，你好呀，‘齐普塞街’！”我一下子叫了出来，“我不知道你在屋里呢，你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它嘴里塞满了食物，含糊地说，“可是饿坏了，这面包屑真香。汤米，你能告诉我杜利特正在看的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吗？”我翻开书的目录看了看。

“呃，这里面好像是在讲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是一本远古时候的历史书。你知道的，那时候人类还居住在洞穴里。”“是嘛！”我翻书的时候，“齐普塞街”兴奋地说，“快看，这里有一幅画！这个家伙看上去模样真是够古怪，他叫什么名字？”

“书里没有说，‘齐普塞街’。这只是一幅山顶洞人的画像。”

“他真应该理理发、刮刮胡子再画像。汤米，你能告诉我杜利特为什么要读这些东西吗？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他正忙着研究那些来自月亮的种子和长寿的问题。”

“是的，”我说，“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研究它们。不过我最近发现，他正在读大量的有关史前故事的书。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他对从月球回来之后，一直在忙活的事情已经有些厌倦了。”

“噢……”“齐普塞街”沉思着暗自嘀咕道，“史前时期……杜利特倒是有个朋友，能告诉他许多有关那段历史的事情。”

“是吗，他的那位朋友叫什么名字？”我问。

“你还不知道吧，就是乌龟老泥脸啊！”麻雀说，“它能告诉杜利特许多事情。它自称是当年上过诺亚方舟的动物，曾经和老诺亚在一起生活。不过我个人倒是对这些无稽之谈一个字也不相信。”

“噢，原来如此，”我说，“上一次就是你和杜利特一起去神秘湖拜访的老泥脸吧？”

“没错，汤米，你可是不知道，那绝对是我此生经历过的最泥泞和肮脏的旅行了！最让人头疼的是老泥脸总叨叨个没完。不过杜利特要是想研究史前历史，它倒是能跟他道出一肚子的故事，比任何书上写的都多呢。”

“对了，”我说，“上次杜利特带回来好多笔记，上面全都记着老泥脸告诉他的事情。现在这些笔记都存放在地下图书室里——就是那个杜利特从月球回来以后，我在花园里挖的那个。”

“是的，汤米。那批笔记足足有二十多本呢！后来老泥脸的家没了，杜利特还托我们所有的鸟为它造了个新家。我们把从别处衔来的石子儿扔进老泥脸住的那个湖里，填出来一座岛。”

“天啊，那得花多长的时间啊！就算是最大的鸟一次也很难叼得动一



块大石头。那个湖有多深？”

“不太清楚……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汤米，它真是够深的。我们没日没夜地干。像老鹰那样的大鸟一次可以带来砖头那么大的石块，但我们这样的小鸟只能叼小石子。”

“天啊，‘齐普塞街’！那你们得干多少年啊，这可不是多少天的活儿！”

“那倒不用，你得知道，我们有好几百万、几千万只鸟同时做这件事呢。那时候杜利特还经营着自己的邮局，也就是燕子快递。老泥脸可能是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自己的腿患上了痛风病。”

“我明白了，‘齐普塞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动物们总是在生病的时候找杜利特。”

“不过这一次比较特殊，是病人把杜利特请到自己那儿去。天啊，那一次的神秘湖之行是怎样一次旅行啊，我们直直地闯进了非洲的心脏。”

“你们造的那个岛有多大？”我问。

“面积大概有圣詹姆斯公园那么大，”“齐普塞街”说，“没准儿比那还大。我们把这活儿干得太漂亮了！这座岛又漂亮又宽敞，顶上是平的，这样老泥脸啥时候不想游水了，就能爬上来晒太阳。我们觉得在一只乌龟身上耗费这么大的精力是不值得的，但是杜利特说了，能为一只和诺亚一起乘坐过方舟的动物服务，我们必须在所不辞。”

“确实啊，”我想了想说，“这还真是了不起的经历啊。”

“也许吧，”“齐普塞街”好像有些不服气地说，“和返回我最亲爱的老伦敦相比，这确实很了不起。我不太清楚关于那场大洪水的故事，杜利特都在笔记本上记了些什么。它的好多故事我们都能听懂，只是有一些涉及科学知识的，我弄不太明白。”

“实话实说，‘齐普塞街’，”我说，“我还没来得及读那些笔记本，一直以来都太忙了。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对了，我上哪儿都找不着杜利特，咱们先去找波利尼西亚吧，没准儿它知道他去哪儿了。”

4. 医生失踪了

我们先去了厨房。整个一大家子的动物都聚集在这儿：鸭子嘎嘎、小狗吉格、猫头鹰吐吐、猴子琦琦、小猪卡普卡普、小白鼠小白白等。我刚推门进去的时候大家都很安静。不过我想，它们肯定是在我快要推门时才闭上了嘴——吐吐的耳朵非常灵敏，它肯定能听见我从过道走来的动静。

这时候，我发现老波利并不在它们中间。我问嘎嘎知不知道波利尼西亚在哪儿，这时候大家突然像解了禁，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我请求大家



安静一下，否则我都听不见嘎嘎的回答了。于是嘎嘎告诉我一件事情。

杜利特失踪了！自从他昨天晚上上床睡觉以后，就没有任何动物再看见过他。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并不是很担心，只是在猜想，他现在会去哪儿。这时候已经快中午了，以往到了这个时候，我都能跟他打上好几次照面了。

不过这正好印证了我对马修说的话，一向乐天的杜利特可能真的对手头的工作感到厌倦了。但是我在动物们面前还是尽量不显露这方面的担心。

我最后对大家说，杜利特没有理由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就独自出门去散步。他可能是进城去买点什么东西，或者有别的什么事情要办。

不过嘎嘎没等我说完，就插嘴道出一件听起来更严重的事情：波利尼西亚曾经把花园里的一些鸪鸟派出去，让它们跟乡下的野鸟打听杜利特的行踪；还通知了所有帕杜尔拜镇的麻雀，一旦看见杜利特上街买东西就立刻回来报告。现在这些鸟都已经回来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嘎嘎都哽咽了），但都没带回杜利特的消息。城里也好，乡下也罢，杜利特就这样人间蒸发了！听嘎嘎这么一说，我已经很难再说出什么安慰的话了。它说自己给杜利特当了这么多年的管家，还从未遇见过这样的事情。说完它便当着大家的面，嚎啕大哭起来。

幸好这时候有一只黄鼠狼妈妈带着它生病的孩子来就诊，我得去看。于是我悄悄嘱咐“齐普塞街”，让它想尽一切办法让嘎嘎和厨房里这一大家子动物都开心起来，就匆匆忙忙给黄鼠狼宝宝看病去了。

我一到诊所就忙个不停。那里除了黄鼠狼宝宝，还有许多其他生病的动物等着呢。活儿还没有干完，太阳就已经要下山了。黄昏降临，那些高大的树影横过花园的草地。但是杜利特仍旧没有露面。

我开始思考，如果接下来的几天他都毫无音讯，我该做些什么呢？去帕杜尔拜镇报警吗，让那些警察帮忙找人？我再一想，这样的做法真是蠢到家了，连这么多鸟都找不出来的人，警察更是没可能找到了。如果我像个老太太一样把此事搞得满城风雨，杜利特会怎么想我，又会怎么说呢？他最讨厌别人大惊小怪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虽然总说他有福星保佑，每次总能逢凶化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不会出什么意外……嘎嘎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从未一声不吭地消失这么久。虽然他很少与人打交道，但是我们这一家人和动物，总是知道他的一举一动。他为何要躲起来呢？现在他又在什么地方呢？这些令人头疼的问题从我脑子里一闪而过。我边想着，边穿过屋后的大草地。当我走到一棵苹果树下时，耳边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呼呼呼，汤米！”我抬头一看，原来是老波利正站在树枝上。



“他回来了，汤米，”老波利轻声地说，“正走在大街上。他看上去好像非常疲倦，应该是走了很远的路吧。不过那些不靠谱的鸪鸟和麻雀怎么会没有找到他呢，这我还真是想不通。”

“谢天谢地，他总算是回来了，”我说，“我已经快要坐不住了！”

“谁不是呢，汤米？”波利说，“不过别太大惊小怪，就装作我们从未想过他会遇上麻烦一样。”

杜利特回来的消息被迅速地传开了。他那顶标志性的大高帽刚一出现在院子门口，屋里就叽叽喳喳地动了起来，一大家子动物全都从门口冲出来，从窗户口跳出来迎接他。

我一看就知道老波利说得一点都没错，杜利特看上去确实非常疲倦。不过当那些动物们围着他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时，他的脸上又显露出了快乐、慈祥的笑容。

“你这一整天都上哪去了，杜利特？”嘎嘎着急地问道。

“我到东边沼泽地那里散步去了。”杜利特轻描淡写地说。

“散步能用十二个小时！”嘎嘎叫道。

“当然了，这段时间我并不是每一分钟都在散步，”他说，“不过我承认，现在我已经很累了。”

“快进厨房吧，我给你煮点茶喝，”嘎嘎说，“卡普卡普、吉格还有其他的动物，别再打扰杜利特了，别挡着道儿，让他赶紧进屋，行吗？”

“啊，茶！”杜利特说，“听着真是不错啊……嘎嘎，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啊，我最好的管家！噢，斯塔宾斯，你今天还好吗？”

“很好，杜利特，”我说，“诊所里只剩一个情况比较紧急的动物了——一只折了腿的狐狸。”

“噢，那我这就去看看它，”杜利特说，“正好趁这工夫让嘎嘎把茶煮好。”细心体贴的嘎嘎要求全家的动物整个晚上都不许跟杜利特提问题——这可把小猪卡普卡普和小白鼠小白白给憋坏了。直到吃过晚餐，大家都纷纷睡去，我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杜利特带着我，还有“齐普塞街”和老波利，一起来到他的书房。他从写字台的烟草匣子里拿出烟草，若有所思地把它塞进烟斗里。此时大家都一声不吭，静静地等着杜利特说话。预感告诉我，这回肯定出了什么大事！

5. 梦想的终结

杜利特把烟斗点燃，身体向后仰了仰，靠上椅背，冲着天花板吐出一口烟圈，最后说道：“今天我不得不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我已经下定决心……唉……停止试种我从月球上带下来的植物种子，以谋求人类长生不